

石窟历史

DOI:10.19970/j.cnki.ISSN 2096-9708.2023.03.001

# 云冈石窟佛塔调查研究

张 华

(云冈研究院,山西 大同 037004)

**摘 要:**云冈石窟雕刻中的佛塔不仅表现形式多样化,而且数量大,是云冈石窟一个重要的建筑表现。塔形所呈现的主要特征,大部为中国传统的固有式样,具有承袭中国传统风格的时代特征;又受外来影响,且使外来物同化于雕刻艺术中,是中外结合的成功范例,也是北魏时期独具特征的建筑范式。

**关键词:**云冈石窟;佛塔;中心塔柱;浮雕塔;圆雕塔

**中图分类号:** K879.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9708(2023)03-0001-11

云冈石窟作为世界上最大型石窟群之一,保存了数量较多、造型式样最为丰富多彩的石雕佛塔。现全面调查统计共有158座(表1),这些佛塔雕刻遍布于洞窟内外,所见大量佛塔造型简洁凝重,反映出北魏造塔技术和时代特征。有关云冈石窟的佛塔表现,一些专业前贤有过不同程度的描述和探讨,根据目前的调查和刊布的资料,本文拟对云冈佛塔作一个较为全面的分析。

## 一、云冈石窟佛塔的类型

云冈石窟按位置所表现的佛塔主要有:一种是中心塔柱,另一种是壁面上浮雕的塔,另外还有圆雕塔(或半圆雕)。

### (一)中心塔柱

共8座。在洞窟的中央位置矗立一个立体实质的石柱,平面为方形,顶部直通窟顶。根据中心塔柱形态的不同,可将其分为二型。

**A型:**楼阁式塔。4座。洞窟的中心支柱雕成仿木构楼阁式的塔形,平面为方形,塔身四面开龕造像,塔顶均连接窟顶,即第1窟、第2窟、第39窟、第5-28窟。以第2窟和第39窟为例。

第2窟内中央为三层中心塔柱,高约5.8m,仿木构楼阁式,平面呈正方形,由塔基、塔身和塔顶三部分组成,塔顶与窟顶相连接。塔基高约0.72m,宽约4.2m,四面风化,雕刻内容无存,1961年在实验工程中

按原状将塔基加固;塔身分3层,四面均开龕镌刻佛像,塔身第一层高1.53m,损毁较为严重,每面均开一间,残见轮廓,塔檐风化严重,残留轮廓痕迹;第二层高1.02m,下部分风化严重,上部分瓦垄形屋顶保存较好,每面均开三间,残毁严重,柱头枋之上雕一斗三升拱和人字拱,枋下转角处残留栌斗部分(现仅存西南角栌斗与东北角栌斗部分轮廓),斗拱承撩檐枋,枋直接承于椽子底下,椽子转角处呈扇列状,椽子断面为半圆形,厚厚的苦背,屋面瓦垄平行排列;第三层高1.65m,保存较为完整,每面均开三间,转角栌斗下的八棱面倚柱,周匝廊庑,没有平座,其他建筑结构与第二层相同。屋顶之上雕有华盖,华盖四周上刻连续方格,方格内雕团莲图案,下饰三角帷幔;塔顶为须弥山,风化严重,四面刻有蛟龙盘绕,仅见部分与窟顶相连。第二层与第三层可见部分朱红色彩。(图1)

第39窟内中心塔柱,通高6m,5层,平面呈正方形,保存完好,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楼阁式中心塔柱。塔基高1.08m,因坍塌后修复而无雕刻;塔身部分保存较为完好(屋檐有坍塌现象,20世纪70年代修复),由下至上收分明显,每层之间的高度和面阔均自下而上逐层减低减窄,四面均开龕造像,除第一层中央为二佛并坐像,两侧为倚坐佛、坐佛,第二层至第五层为圆拱龕、盪形龕交替出现的5个造像龕,龕内为交脚佛与倚坐佛或交脚佛与坐佛交替。每层皆作五开间,每间柱头上均置有栌斗,栌斗承普柏

收稿日期: 2023-03-17

项目基金: 山西省文物局科研课题“云冈石佛塔考古与保存现状调查研究”(2021KT3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云冈石窟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交融研究”子课题“云冈石窟造型中的民族融合”(21@ZH029)

作者简介: 张华(1965-),女,山西大同人,研究馆员,研究方向:石窟寺研究。

枋,枋又承载着不出跳的人字拱和一斗三升拱,檐下椽子断面为圆形,檐椽正身部分平行排列,至角部椽子为扇列式,檐角平直无翘,厚重的苦背,屋面出檐较深,屋面瓦垄呈一线至檐角平行排列,瓦垄除第五层外,均雕刻完整;塔顶雕刻有山花蕉叶与相轮,特别有趣的是山花蕉叶四角与其上倒置的山花蕉叶四角相连接,内置三重相轮,相轮上下间均雕有山岳形,塔顶之上端雕须弥山形与窟顶衔接。(图2)



图1 第2窟中心塔柱

图2 第39窟中心塔柱

B型:方柱式塔。4座。窟内中心方形柱直通窟顶,四面佛龕,即第6窟、第11窟、第4窟、第13-13窟。以第6窟、第11窟为例。

第6窟中心塔柱(图3),平面呈方形,高约14.4m,南北长约7.9m,东西宽约7.3m。塔基高约1.2m,原有雕刻已风化,现仅见塔基上沿饰有忍冬纹,其他雕刻均已不存,为后世修补;塔身分为上、下两层,下层高7.65m,四角各雕方柱,柱面上均雕有竖向单列圆拱尖楣龕,龕内刻1尊坐佛,柱头置栌斗直接承于角部椽子底下,椽子断面呈圆形,椽子与瓦垄之间有厚厚的苦背,瓦垄平行排列,筒瓦线上檐端刻出圆形的莲花瓦当,板平状的板瓦。四面开龕,外盂形帷幕、内圆拱形式的重层龕,东面龕内雕一交脚弥勒菩萨、二弟子、二胁侍菩萨、二供养菩萨、二力士造像一铺,南面龕内雕一坐佛、二弟子、二胁侍菩萨、二供养菩萨、二力士造像一铺,西面龕内雕一倚坐佛、二弟子、二胁侍菩萨、二供养菩萨、二力士造像一铺,北面龕内雕释迦多宝二佛并坐、二供养天人、二胁侍菩萨、二供养菩萨、二力士造像一铺,塔身中腰部分装饰着多幅佛传故事画。

上层高6.9m,雕刻大型须弥座式平台,平台中央四面各雕大型立佛像,为四方佛题材,佛像高约4.6m,身体微微前倾,威严挺拔;须弥座平台四角各置1头大象,象背上承托着立体方形的圆雕塔,为金

刚宝座塔,高约4.4m。塔基为须弥座,为束腰,上下叠涩,塔身每层四面各开三龕,龕内雕坐佛像;塔之内两面(东南塔为西面和北面、西南塔为东面和北面、东北塔为西面和南面、西北塔为东面和南面)均雕刻一尊高约2.1m的胁侍菩萨像。金刚宝座塔第一层四隅各雕一座覆钵塔,每座覆钵塔呈现出半圆雕,后面依靠于柱子,塔身圆拱龕内一坐佛,其上蕉叶出硕大的覆钵,一根刹柱,饰相轮(有的没有),刹柱顶端直接承托于翼角;第二层至第九层四隅均为倚柱,周匝回廊,没有平座,柱头上置栌斗,栌斗直接承于撩檐枋的翼角底下,承托着角部。檐椽正身部分平行呈一线至角部椽子为扇列式,椽头断面是圆形,每层枋下置有伸出两卷瓣的拱头,每面均为四攒,檐椽向外支出很深,占总檐出二分之一的比例。檐椽与瓦垄之间有厚厚的苦背,屋面瓦垄平行排列;塔刹上雕须弥座,座之上有山花蕉叶,内置化生童子像,塔刹处于华盖内支撑四角与窟顶连接。值得注意的是金刚宝座塔正中楼阁式九层塔,与第一层四隅的覆钵塔,为外来艺术的巧妙布置,为印度金刚宝座塔的形制。中心塔柱上层顶部雕有的华盖与窟顶处衔接,华盖上镌刻各种动物、锯齿纹和帷幔装饰。

第11窟中心塔柱(图4),高约13.3m(指现代条石地面至窟顶的高度),平面呈正方形,塔顶与洞窟顶部相连。台基0.17m。塔身分为上下两层,四面镂空,下层占总高度的三分之二,中央立佛像,佛像两侧为胁侍菩萨,佛像背光雕刻华绳供养、合十供养和奏乐供养群像,塔身四角雕有方柱,柱面上各雕竖向单列圆拱尖楣龕,龕内刻1尊坐佛;塔身上层高度比下层低,正面雕刻交脚菩萨,两侧思惟菩萨像,其余三面均雕刻并列两尊立佛像;上下层之间由锯齿纹、三角与宝珠装饰间隔;塔顶为须弥座上山花蕉叶出阿修罗王像,并直接与窟顶相连接。

南面龕内雕一立佛、二胁侍菩萨造像一铺,均为包泥彩绘,第二层龕内雕一交脚弥勒菩萨、二思惟菩萨造像一铺,第三层的须弥座上的山花蕉叶,内雕三头四臂,一手托日,一手托月的阿修罗王像;西面龕内雕立佛像,后代包泥彩绘,第二层龕内雕二佛立像,第三层的须弥座上的山花蕉叶,内雕三头四臂,一手托日,一手托月的阿修罗王像;北面龕内雕立佛像,后代包泥彩绘,第二层龕内雕二佛立像,第三层的须弥座上的山花蕉叶,内雕三头四臂,一手托日,一手托月的阿修罗王像;东面龕内雕立佛像,后代包泥彩绘,第二层中间为坐佛龕,两侧分别为释迦、多

宝二佛并坐龕和交脚菩薩龕,第三层的須弥座上的山花蕉叶,内雕三头四臂,一手托日,一手托月的阿修罗王像。



图3 第6窟中心塔柱



图4 第11窟中心塔柱

## (二)壁面浮雕塔

总共123座。云冈石窟浮雕在窟内壁面上的塔形,几乎遍布中期诸窟,占据云冈石窟佛塔主体,种类也最多,形制主要有楼阁式塔和较为特殊的层柱式塔,也有覆钵式塔、密檐式塔。浮雕塔一般在佛龕两侧,被用作佛龕之间的间隔装饰,或是往往被用来作为盂形龕或屋形龕的龕柱,也有仅是壁面上独立的。按壁面浮雕塔的建筑结构式样的不同以及装饰的变化,可将其分作如下四型。

A型:楼阁式塔。64座。壁面上的浮雕塔形基本的形制由塔基、塔身(中国仿木楼阁式)和塔刹(印度、中亚的基本元素构件)融合构成,均较精致。塔身有三、五、七层多种,主要以三层居多,每层开间不一。以第5窟南壁东塔与第6窟东壁中层南侧塔以及第11窟西壁为例。

第5窟明窗的东、西侧各雕有一座楼阁式五层塔,对称布局。皆由大象驮高浮雕塔,塔高3.22m,大象高0.73m。保存完好,色彩鲜艳,由朱红、蓝相间着色。东塔下面有大象驮塔,大象的前半身伸出壁面,为圆雕形式,头部与两前肢面对北壁,后半身隐入南壁。大象背上的佛塔为高浮雕楼阁式,后半部隐入壁面。塔基为须弥座,高0.40m,宽1.05m;塔身分为5层,自下而上逐层减窄减低,正面第一层雕并列3个圆拱龕,龕内坐佛结跏趺坐,第二至五层均并列2个圆拱龕,东、西两侧面各层均为1个圆拱龕,龕内雕1尊结跏趺坐佛。塔檐为瓦垄形屋顶,每层角柱上置有栌斗承柱头枋,枋则又直接承于椽子底下,屋面瓦垄平行排列,檐椽正身部分平行呈一线至角部椽子为扇列式,厚重的苦背,椽头断

面是半圆形;塔刹高耸,须弥座之上置有一根刹柱,七重相轮,刹顶装饰有宝珠,高1.05m。(图5)

第6窟后室东壁中层南塔,塔基为须弥座,塔身5层,自下而上逐层减窄减低,第一层圆拱龕内二佛并座像,第二层盂形龕内交脚像,第三层至第五层均为圆拱龕内一坐佛。塔檐为瓦葺形屋顶,每层仿木构屋檐下柱子为方柱抹棱面,柱子上置栌斗,栌斗承柱头枋,枋则又直接承于椽子底下,檐下无斗拱铺作,但檐下的枋较长至角部,有苦背,椽头断面是圆形或半圆形,排列很密,空档也不过一椽径,檐角椽与正身部分完全平行排列,屋顶瓦垄排列整齐,屋檐翼角处悬挂流苏;刹座为须弥座,座上饰山花蕉叶与覆钵,山花蕉叶两侧悬挂铃铎,覆钵上置三根刹柱,中间刹柱上饰八重相轮,两侧饰七重相轮,冠宝珠。(图6)



图5 第5窟南壁东侧佛塔



图6 第6窟东壁中层南侧塔

第11窟西壁第二层南侧(西南角)的七层楼阁塔,属独立的塔。塔基为须弥座,座中央留长方形铭刻石,两侧各有一身合掌供养者,束腰处镌刻有呈托举状的小力士立于塔基两侧;塔身的面阔和高度逐层向上递减,塔身佛龕第一、二、四、五均为一龕,第三层为二龕,第六、七层均为并列浅雕三坐佛。每层柱子上置栌斗承柱头枋,枋则又直接承于椽子底下,屋顶瓦垄排列整齐,檐口呈曲线状,正脊两端均雕饰有鸱尾,檐下无斗拱铺作,但檐下的枋长而厚。第二层至第七层屋檐翼角悬挂流苏(第一层未雕饰);塔刹高耸,须弥座上置山花蕉叶出覆钵,一根刹柱,七重相轮,冠宝珠,刹柱顶部两侧悬挂飘扬的幡,为浅浮雕。(图7)

图7 第11窟西壁南侧佛塔

B型:层柱式塔。42座。这在表现建筑的概念

上,也可认为其是“柱”的说法,但故因其特征与在石窟壁面上所起的作用,与其塔制的建筑表现上仍有共通之处,所以依照其构造,且仍可以为浮雕塔形的一种,而这种为石窟寺较为特殊的形制。即第1、2、7、8、9、10、12窟。这种上层镌刻科林斯柱头式样的,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认为其上无相轮,疑为浮雕柱的一种,<sup>[1]</sup>但云冈石窟出现的这种建筑造型,因其特征与在石窟壁面上所起的作用,与其塔制的建筑表现上仍有共通之处,所以依照其构造,姑且仍可以为浮雕塔形的一种(故此关于此种顶部无相轮的,相关学者认识不同,本文不做赘述,另论)。

C型:覆钵式塔。16座。覆钵塔所表现的式样和形制与原印度式覆钵塔不同,实为窣堵坡单层塔的表现,有第11窟明窗东壁、第13窟东壁、第14窟西壁和第2窟西壁。以第11窟明窗东壁、第13窟东壁为例。

第11窟明窗东壁南侧圆拱龕外两侧各雕有一座覆钵塔,高0.67m,下方上圆。塔基为须弥座,塔身圆拱龕内雕有二佛并坐像,其上饰有山花蕉叶出硕大的覆钵,比较有特色的是覆钵中饰有三角形状装饰,大覆钵之上置上下叠涩座,座之上蕉叶出小覆钵,三根刹柱,五重相轮,冠宝珠。(图8)



图8 第11窟明窗东壁南侧覆钵塔

第13窟东壁覆钵塔,无塔基,塔身佛龕为圆拱龕,龕内一坐佛,龕楣上雕有七尊小坐佛,龕外周围簇拥供养者及伎乐天,龕之上置硕大的覆钵,其上为须弥座,山花蕉叶出化生童子,蕉叶精致,一根粗粗的刹柱,刹柱上未饰相轮。(图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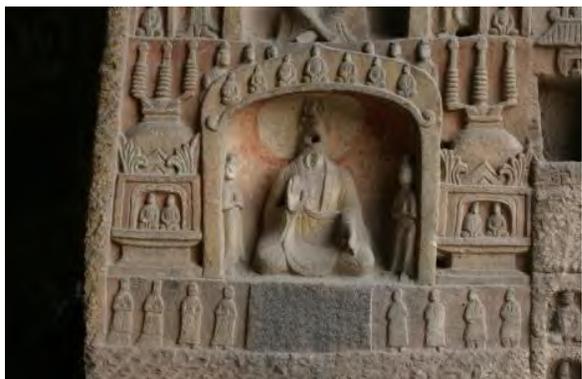


图9 第13窟东壁北侧覆钵塔

D型:密檐式塔。1座。第11窟南壁明窗西侧密

檐式五层塔。

第11窟南壁明窗西侧中部有一座密檐式五层塔,台基高大,素面,为半弧形形状;塔身密檐五层,每层出檐都用叠涩二层的拔檐作法,最高一层(第五层)的屋檐下雕刻有椽子;塔刹基座为须弥座,座之上山花蕉叶出小型覆钵,其上有3根刹柱,两侧刹柱为十一重相轮,中间十重相轮,没有宝珠。此塔是云冈石窟现存唯一的一座高浮雕密檐式塔,整体外形雕刻比较粗造,特别是台基与塔身下层出现凹凸不平的现象。有黄色、蓝色、朱红、白色相间着色。(图10)



图10 第11窟南壁明窗西侧密檐式塔

### (三)圆雕塔、半圆雕塔

共27座。按雕刻技法可分作如下四型。

A型:双塔。2座。即第3窟平台上东、西塔。

第3窟前外壁平台之上弥勒洞前庭两侧耸立的东、西塔,均为圆雕,风化严重。塔高约5.3m,底边长约4.8m,平面为正方形,塔身逐层收分,为三层仿木构楼阁式塔。每层四面均开龕造像,第一层风化严重,第二层檐下一斗三升拱、人字拱依稀可辨;第三层三龕之柱上有普柏枋,枋上有一斗三升拱和人字拱。(图11)



图11 第3窟外立壁

B型:金刚宝座式佛塔。4座。即第6窟中心塔柱上层四隅。

第6窟中心塔柱上层须弥座平台四角各置1头大象,象背上承托着立体方形的圆雕金刚宝座塔,高约4.4m,塔基为须弥座,为束腰,上下叠涩,塔身正中为楼阁式九层塔,底层(第一层)四隅为覆钵塔,每层四面各开三龕,龕内雕坐佛像;塔之内两面(东南塔

为西面和北面、西南塔为东面和北面、东北塔为西面和南面、西北塔为东面和南面)均雕刻1尊高约2.1m的胁侍菩萨像。在云冈石窟仅见此式4座,即4个性质与形制皆为相同的金刚宝座式佛塔,是中外融合的成功范例。(图12)



图12 第6窟中心塔柱上层

C型:7座。双塔或三塔,窟前外立壁半圆雕塔。即第1、2窟外立壁,第5、6窟和第9、10窟外立壁。以第1、2窟双塔为例。

第1、2窟是一组双窟,位于云冈石窟东部窟群最东端,两窟左右毗邻,窟外壁共用一个斩山的崖面,在第1窟东侧和第2窟西侧,分别有一座突出于岩体的方形单层塔,第1窟东侧塔高3.97m、宽5.1m(南面),第2窟西侧塔高4.1m、宽4.6m(南面),两座塔北面与洞窟前立壁相连接,东、西、南三面开龕,龕内造像已经损毁,两塔之间共同营构了第1、2窟的前庭。两座对称雕刻形制相同的单层塔残损严重,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保护工程中进行过多次维修;在2021年的搭架维护工程中,在第2窟西侧塔的顶部发现了为搭建木结构窟檐而留下长方形凹槽,在第1窟东侧塔的顶部也发现了残损严重的凹槽,因此推知,两处单层塔上原来还有木构的塔檐;第1窟东侧塔的顶部还发现塔刹的基座部分,应该是须弥座的下部。实际上这两座塔对于认识第1、2窟的内涵具有重要的价值。

D型:14座。窟(龕)门两侧呈现出两面或三面(半圆雕)的塔龕,有第5-23、6-4、6-13、11、11-9、11-17、12-1、12-2窟。现以第11-9窟为例略做说明。

第11-9窟位于第11窟外东侧窟门与明窗间第二列,凿于云冈晚期(图13)。摩崖方形洞窟,窟门额上饰三角与宝珠、锯齿纹帷幕,幕面雕手持璎珞绳飞天六身,成三角形环状,帷幕两端雕天夜叉各一身。窟

门两侧各雕刻一座楼阁式五层塔,为半圆雕形,保存完好。塔基各有一身狮子承托塔身,塔身每层均开二圆拱龕,龕内一坐佛,每层柱子直接承于椽子底下,有苦背,椽子与屋顶瓦垄平行排列;塔刹雕须弥座,山花蕉叶出覆钵,一根刹柱,饰六重相轮,冠宝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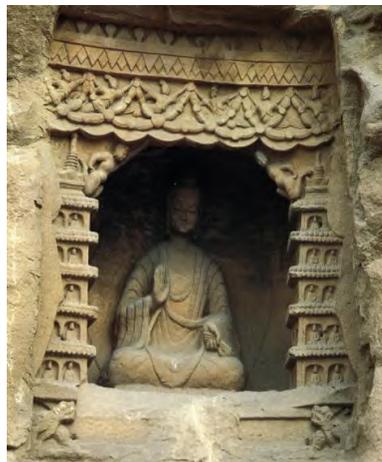


图13 第11-9窟外立壁

## 二、云冈佛塔发展脉络与洞窟分期年代

云冈石窟按石窟形制、造像内容和样式的发展可分早、中、晚三期,分别代表北魏云冈石窟雕刻艺术在平城时期的三个阶段。在早期的昙曜五窟渐渐结束之际,中、晚期洞窟关于雕刻佛塔也在渐渐繁盛,现如今在遗存不多的北魏佛塔实物的情况下,云冈石窟雕刻中的佛塔自然成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云冈石窟开凿于北魏和平元年(460年)至正光五年(524年),从早期的昙曜五窟到迁洛(494年)以后的晚期洞窟,云冈佛塔雕造的年代不会超出这个年代区间,它们的雕造具有强烈的时代性,真实写照出当时的风格特征。

昙曜五窟时代过后的云冈营造时代,正是云冈中期洞窟开凿创新达到极盛,云冈石窟以中期诸窟为中心,出现大量的佛塔,特别是洞窟壁面上呈现有许多浮雕塔形的装饰,这些塔的表现和其内造像有共通点,如第1窟与第2窟是二种形式并用,即楼阁式塔与层柱式。浮雕楼阁式塔同第6窟相似,而第1、2窟西壁显示的层柱作为两龕间的分界,与第7、8窟层柱相同,这一点同第9、10窟相似,第9、10窟多采用屋形龕等木造建筑的形式,但层柱塔形象仍沿袭第7、8窟以来的层柱形式。到了第5、6窟采用特有的木造建筑,与方形塔在洞窟中壁面上的间隔使用一样,浮雕楼阁塔也被运用于洞窟壁面佛龕间的隔离装饰,表现最突出的是第6窟。这些塔中出现最

早的是继承佛教石窟寺传统的方形塔,并且这种方形塔没有被用来当作主要的雕刻内容加以突出表现,只是作为龕间的装饰图案使用。这一点,我们从第7、8窟和第9、10窟中看的非常清楚。

所以,细说其关系,浮雕层柱式装饰首先出现于中期诸窟中开凿最早的第7、8窟,第9、10窟在第7、8窟与第1、2窟的中间,第1、2窟在第9、10窟与第5、6窟的中间。第12窟檐下正中雕出一斗三升拱为狮子拱,在第1、2窟中心塔柱上也有相同的,因而开窟的时间应该是很接近,恰好处于中间。那么说,云冈楼阁式浮雕塔在云冈最早就出现于第1、2窟的东壁,到了第5、6窟浮雕塔形最为显要。如此,第1窟与第2窟的西壁是层柱式,东壁是楼阁式,即是双窟决不是拘束于一种模式的布局设计,且壁面这种大轮廓比例基本相同的情况,表明两窟为同时所开。第9、10窟的营造是继第7、第8双窟,所以在第9、10窟与第5、6双窟之间年代的之差,正是开凿造像形式的革新,新形式带来显著的差别。随着时代的变化,云冈晚期洞窟的佛塔形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根据调查统计我们可以看到,佛塔在洞窟中的分布与造型有了不同的差异,通过对比在继续沿用中期佛龕对称配置外,同时出现了塔龕,为云冈石窟晚期洞窟所特有的造塔方式,这是中期洞窟绝无的,二者之间反映了石窟中造塔观念的变化。

再者,雕刻在洞窟内外圆雕塔与浮雕塔以当时的佛塔为蓝本,由于石雕佛塔有材质的局限性,在结构细节、局部特点等方面具有写意的烙印,然而其反映的建筑特征不会因此改变,加之后期石窟中的雕刻也不会被修改,因而更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与洞窟整体布局以及雕刻内容密不可分,并有一个相对的年代关系。云冈石窟依据洞窟的形制、雕刻的造像和窟龕样式等的研究,主要分为三期,无论是窟龕形制,还是造像配置,均具有一个显著的年代特征,<sup>[2](P76-88)</sup>这种现象对于佛塔研究的过程中极具年代的意义。那么,云冈佛塔虽作为建筑和石窟中的雕刻题材的双重特点,佛塔的年代研究首先根据石窟考古的研究成果,其次造塔铭记和塔身上的造像特点,以及同时期的考古发掘遗迹等方面,是判别佛塔相关年代最直接的依据。总体说佛塔的雕造与洞窟的开凿年代是相同的,开凿洞窟的年代就是佛塔的雕造年代,除早、中期洞窟的个别佛塔外,如此看来,云冈佛塔的表现形式也是与造像以及洞窟形制一样,对判别云冈分期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 三、中心塔柱是洞窟统一的主体中心

中心塔柱立在洞窟中央,为的是僧众可以绕行塔柱的周围,礼赞供养,所以称为中心塔柱式窟。云冈石窟洞窟内的中心塔柱窟平面为正方形,窟中央凿出一座直接连通地面和窟顶的塔柱,除第1、2窟塔占石窟面积较小,其他塔占全窟内的大部分,四周形成细长的走廊。同时多数中心塔柱均雕刻为塔基宽大而塔身由下至上渐渐收分缩小的式样。并且中心塔柱四面同时开龕造像,各面内容式样大致相同,与新疆克孜尔石窟中心塔柱仅在正面凿龕造像不同,如第8、38、171窟等。<sup>[3]</sup>(图14-1、1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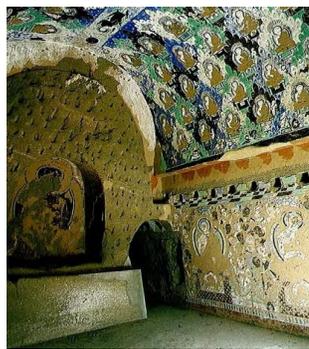


图14-1 克孜尔石窟第8窟主室东北隅内景



图14-2 克孜尔石窟第38窟主室正壁全景

云冈石窟的中心塔柱窟有其自身的特点,不像印度石窟面积那么大,而且也不在窟内作集会活动,并且也不像新疆和敦煌石窟那样洞窟分成前后两个空间,如敦煌北魏第254窟,此种窟形以中心塔柱和人字披为形制特点,在南北朝洞窟中颇有特色。<sup>[4](图版26)</sup>除了西域之外,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中心柱窟是营建于5世纪前期的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窟,如现存的北朝石窟第1、4窟前部俱崩毁,后部以多层楼阁式塔为中心,在性质上属于方形中心柱的石窟,即较早的所谓塔庙窟。<sup>[5](P759-770)</sup>(图15-1、15-2)包括天梯山石窟在内的河西地区的中心塔柱与印度西北部和新疆的中心方柱有所不同,其最大特点是中心方柱四面分为数层,并且每层镂刻了诸多造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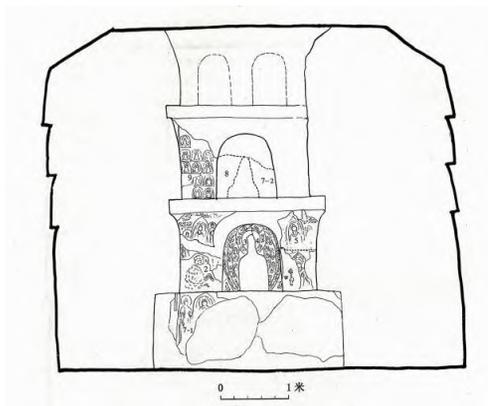


图 15-1 天梯山第1窟中心柱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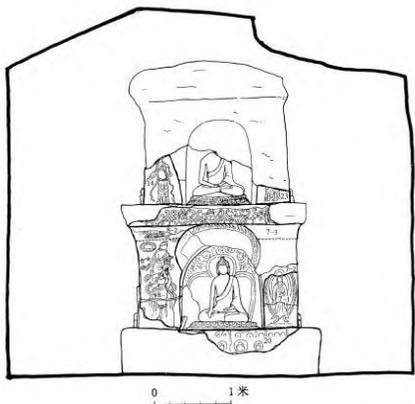


图 15-2 天梯山第4窟中心柱正面

云冈中心塔柱模仿木造式的方形塔柱,四面各层雕出各种佛像,在洞窟的中央雕出这种立体塔,完全再现了北魏当时木造重层塔原貌。在云冈石窟内中央方形立体柱状石质仿木构重层塔的例子只有3个洞窟,第1窟是二层塔,第2窟是三层塔,第39窟是五层塔。中心塔屹立于窟内中央,其窟内还有在北壁雕凿本尊佛的配置。在这些洞窟中,中心塔柱的雕造为石窟开凿的核心,表明中央塔为礼拜的中心。特别是中心塔柱各层雕刻出仿木结构的屋檐和柱枋斗拱,显然以北朝当时通行的木塔式样为蓝本。

关于北魏时期以塔为主要建筑的寺院布局,在当时是重要的建筑制度,如今实物无存,在文献和石窟中以及遗址中尚可找到,以据《洛阳伽蓝记校释》载:“永宁寺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sup>[6](P10)</sup>虽属文献但木塔形制记载清晰,与永宁寺考古发掘是一致的,<sup>[7]</sup>遗址发掘展现的以高塔为中心的布局,正好说明云冈中心塔窟中的布局,正是真实地模仿当时佛寺建筑。有专家认为:“北朝寺院的平面布置在原则上仍承继西域式样,将塔作为全寺的中心建筑,其地

位非常重要”。<sup>[8]</sup>这种以塔柱为礼拜中心的洞窟平面布局,它应是和古印度的支提窟的形制同属一类,在古印度的寺庙里,往往把佛塔供奉于寺庙的中央,可以通行、右绕礼拜的通道,常常称为塔庙窟;同时它也与当时盛行的以塔为寺院中心建筑的佛寺布局相似,这在中国各地的同时代的北朝石窟中均可看到,带有普遍性意义。<sup>[9](P38,图四)</sup>在云冈石窟中心塔柱与河西石窟相同,也是中心方柱四面分数层,每层镂空佛像,<sup>[10]</sup>但是,模仿木造式的楼阁式佛塔,这种形制不见于云冈石窟之前的河西石窟中。从造型的意义上讲,自然是模仿着当时的寺庙建筑布局,洞窟内中心塔柱的意义就是洞窟的统一的主题中心,在这种洞窟成为以中心塔柱为中心的统一伽蓝规划,使窟内的整体布局更像当时的中国寺院了。所以,此种中心塔柱窟的普遍存在,实际上明确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佛寺的布局。

#### 四、壁面浮雕塔从属于洞窟内的整体布局结构

佛塔从单独作为舍利供养的场合,扩展到塔在建筑上的装饰效果,再发展到左右对称配置的场合,也就是塔从一个主体的建筑的场合,发展到塔成为从属建筑的场合,在云冈石窟中有多处佛塔可以反映这二种类表现。云冈第1窟、2窟、6窟等东、西或南壁在佛龕之间配置塔形,这些塔形一方面作为各种佛龕左右两侧的柱状装饰,另一方面,构成佛龕与佛龕间的分隔界,壁面整齐配置几个佛龕,各个佛龕中间浮雕一个塔形,与其说是塔不如说作为柱子配置于龕形的左右。第1窟、2窟东壁表现有顶着相轮的瓦葺木造楼阁塔,虽然该双窟东壁面中层大龕间装饰浮雕塔的布局与第6窟相同,但每个洞窟的西壁又装饰了不同式样的层柱,其表现是即使两窟是一对窟,在塔形和层柱的表现上是如此地变化。这一点显然与第6窟各壁面(东、西、南壁)均装饰同一种式样的浮雕塔不同,第6窟周壁窟内东壁、南壁和西壁佛龕间配置浮雕有10座五层楼阁塔,这些塔形雕饰华丽,建筑技艺精湛,在此窟表现出很高的水平。第12窟应该是模仿第9、10窟的构造的洞窟,此窟后室东、西壁上层各雕刻一个三层楼阁塔,这个浮雕塔的意义也是在两个佛龕之间起分界的作用,这与第6窟相同。这个洞窟前室没有楼阁塔,代之雕刻层柱式,二种类型同时使用,与第1、2窟相似。

云冈佛塔综合分布于不同位置,第1窟东壁风化相当严重,不清楚塔为几层,但从第2窟的例子大致

可以推定应该也是五层塔,虽然第1、2窟楼阁的塔基部完全没有了,但在第5窟南壁两侧的巨大塔形及第6窟的周壁等,可看到塔立于须弥座上。第6窟是云冈石窟雕刻中设计最精细,雕刻最华丽,内容最丰富,设计最精细,保存较好的造像最多的精华洞窟,其中在窟内东、西、南壁中层最显赫的位置,以圆拱和盂形大龕之间均雕刻了云冈石窟最精美的中国传统瓦顶楼阁式浮雕塔,这种浮雕塔与第1、2窟壁面佛龕间的浮雕塔一样,也是作为分界装饰意义而存在的。

云冈浮雕塔形作为等距离配置的柱子,被赋予了两龕间相互分界作为柱状装饰的意义,实例说明,此形式在云冈中期洞窟中较为普及,除第11窟、第13窟、第17窟、第19窟附洞和第39窟等晚期出现单体塔外,龙门北朝浮雕塔全部也是单体塔,<sup>[11]</sup>不仅大量出现在洞窟内,还有摩崖单体塔,不再是窟龕间柱状装饰的形式,这种差异反映的单体塔成为一种独立的雕刻题材。

浮雕塔是石窟艺术的组成部分,一般以石窟为母体建造,就云冈石窟和其他石窟出现的壁面浮雕塔,从壁面整体来看,塔形可以看作为等距离配置的柱子,这在建筑构造上说的这种柱子是没必要的,但作为柱状分界装饰作用的浮雕塔,塔形或柱型的表现可带来视觉效果,造型稳定自然,雕刻工整具体,与洞窟内的整体布局浑然一体。

## 五、云冈佛塔类型的中国创造

佛塔是随着佛教的传播与发展传入中国的,至西汉末,佛寺佛塔之建筑,已风行于全国。佛教盛行的地方均要建塔立寺,造塔数量较多,散布亦广泛。佛塔之建筑形制,原型只是覆钵体,后来逐渐千变万化成为佛寺的象征物。中华民族建筑中台、亭、楼、阁的传统技艺和风格,结合印度式塔,使之在塔的造型上有着中国式的独特创造。佛教建筑在南北朝时很兴盛,塔与一般建筑相比,式样更为多样,根据各代和各地情况的不同,有楼阁式塔、密檐式塔和亭式塔等等,除了著名的永宁寺塔和北魏时建造了一些砖石结构的塔外,还在石窟中雕刻或绘画,特别是云冈石窟的佛塔类型多样而特具风格。

云冈石窟佛塔种类繁多,塔形所呈现的主要特征,大部为中国的固有式样,即多数是中国“楼阁式”佛塔建筑的实例,基本展示了北魏时期的木构建筑形象特征;另外,少数也有受外来因素的影

响,是中国北魏时期独特的风格,又是中外结合的成功范例。楼阁式塔基一般为须弥座式,塔身的各层间均以瓦垄屋顶装饰,向上逐层递减,顶上加一个印度式窣堵坡塔刹,便为中国式的木构楼阁式佛塔。这种塔型尚带有印度意味,但已融入中国楼阁建筑之精华而中国化。云冈石窟中心塔柱和浮雕的楼阁式佛塔,虽雕刻技艺方法不同,但在整个结构及外观上中国成分多,全是中国“楼阁式”建筑的实例,这种楼阁式塔表现于窟内与外壁,而窟内较多。龙门石窟多出现于外壁,保存较好的是莲花洞外壁和药方洞北壁上,<sup>[12]</sup>(图版46、图版101)龙门石窟在建筑上受云冈石窟影响是很自然的。(图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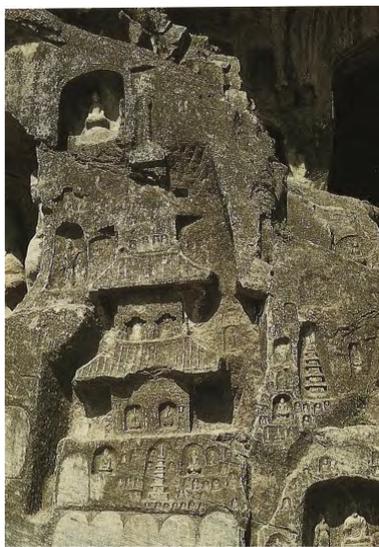


图16 龙门石窟莲花洞外壁(北魏)

云冈石窟浮雕覆钵塔基本体现出印度式的风格,其特征是印度中亚的原始造型,但也带有中国的特色。据其显示的覆钵式外观与古代以来中国古坟是同样的造物,所表现的式样和形制与原印度式覆钵塔有所不同,也与中国已知时代最早的北凉石塔造型有所不同,<sup>[13]</sup>与中国传统的楼阁式塔形成了明显的区别。第14窟西壁显示窣堵坡状单层塔的累积,只是这个单层塔的重叠,是作为洞窟壁面柱状的装饰。第11窟明窗东壁第一层南侧圆拱龕外两侧各雕有一座覆钵塔,为单层塔的表现,有塔基、塔身和塔刹三部分组成,塔身上佛龕内置二佛并坐像,也可称为塔形龕;而与此相类似的塔形作为塔形龕装饰,后期受其影响的可以看到与其相通之处的,见于响堂山大佛洞周壁巨大的塔形列龕。<sup>[14]</sup>(P145-159)

第6窟中心塔柱上层的金刚宝座式塔的底层四隅各附一座覆钵式小塔,具有金刚宝座塔的形制特点,<sup>[15]</sup>云冈石窟仅为4例。金刚宝座塔,也是仿照印

度塔的一种式样变化而来。下部建一个相当高大的台基,即所谓宝座,台上中心处是一座小塔,四角均设立一座小塔,故称王塔。宝塔四周以及小塔座及塔檐之间,遍刻装饰精美的佛教雕刻,技艺高超,风格独特,是中外结合的成功范例。

第11窟南壁西侧密檐式塔,塔身的第一层和塔下的须弥座,都比较高,第二层以上的塔身比较矮小,塔檐紧密相连,不设门窗。这种密檐式塔,鲜见其例,云冈石窟仅此孤例,对照洞窟雕刻中楼阁式塔数目特别多这一情况,或许可以佐证当时实际盛行的仍是木构楼阁式塔。

第1、2窟、第5、6窟和第9、10窟的外壁两侧以及第3窟的双塔已经在前面描述了,这种双塔在龙门石窟不见。还有的情况是云冈石窟所见的楼阁式大多数表现在窟内,仅少数镌刻在窟外壁窟龕之上(一般出现在晚期窟),如在第11窟外壁上,有几个小洞窟如第11-9、11-17窟,窟口的左右两侧镌刻有楼阁式塔龕,在洞窟外观上形成对称的布局构造。这种外观,就如同第5、6窟与第9、10窟在其外壁雕出巨大的立体楼阁塔,可能这个是小型的再现。

## 六、云冈佛塔反映出社会形态的真实性和历史性

在石窟中有佛塔的设置,应与宗教礼仪有关,佛教石窟寺产生之前,佛教的最主要的艺术形象之一就是佛塔,最初的造塔起源于印度,“佛塔”是古印度梵文“Stupa”,音译为窣堵波,亦名浮屠、塔婆等,象征了佛的涅槃。《魏书·释老志》云:“佛既谢世,香木焚尸。灵骨分碎,大小如粒,击之不坏,焚亦不焦,或有光明神验,胡言谓之‘舍利’。弟子收奉,置之宝瓶,竭香花,致敬慕,建宫宇,谓之‘塔’。”<sup>[16](卷114, P3028)]</sup>佛教及其艺术东传到中国,由于佛教的广泛发展,佛塔是随着佛教的发展传入中国的,塔即佛陀,造塔即为礼佛,这种信仰对于中国早期佛寺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这种含义的佛塔数量最多。至后汉末,佛寺佛塔之建筑,已风行于全国,随之佛教盛行的地方均要建塔立寺,造塔数量较多,散布亦广泛。

根据文献记载,北魏时代所建的佛塔数量很多,北魏平城(今大同)地区代表性佛塔,据《魏书·释老志》云:北魏皇兴元年(467年)平城的永宁寺七级塔“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又于天官寺……皇兴中(467-471年)又构三级石佛图……高十丈,镇固巧密,为京华壮观”;<sup>[16](卷114, P3037-3038)]</sup>北魏

孝明帝熙平元年(516年)洛阳的永宁寺塔,据《洛阳伽蓝记》载“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sup>[6](P10)]</sup>可见,这些佛塔是北魏承袭传统建筑与印度传来的宗教信仰观念相结合的产物,是佛教建筑形式民族化的表现。

北魏之富,工匠之巧,技术之妙,不然如云冈石窟之伟大工程,就不易再现,而雕刻于石窟中的佛塔亦不存在,也不会大量呈现出如此规模的佛塔,它们的开凿目的与功用有社会形态的真实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对佛塔重视和塔庙窟的开凿,与当时平城佛寺中以佛塔为中心的寺庙布局设计为同一渊源,而平城大型佛寺与云冈石窟佛塔,是北魏雕刻家既不完全模仿外来艺术,又将外来因素汲取到传统艺术的新创造,是艺术设计创作思想及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为此,云冈石窟佛塔作为是窟龕的组成部分,既表达了佛教意义上的内涵,又对于了解当时的建筑特点和建筑发展上的一些问题很有价值,是了解北朝建筑的重要形象资料;在雕造的功用意义上,佛塔作为纪念性建筑本身在造型上有着多样的要求,这一切使得佛塔比一般建筑式样更为繁复,它们所反映的佛塔外貌和构造方法,尽管存在着某些细部不可能的结构特点,但为了功用性的需要,仍不可否认其历史真实的一面,应是以当时佛塔的现实造型为写照的。因此,云冈石窟佛塔展示了北魏时期佛塔的类型结构、工程做法、发展技术、艺术效果以及建塔制度等,确切地体现了北魏时代的历史真实性,更主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北魏建筑的时代水平。

## 结语

云冈石窟的塔形种类主要是楼阁式塔、覆钵式塔、金刚宝座式和密檐式塔,除此之外的层柱式塔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其他的塔形在云冈石窟不见。塔形中最有传统特征的木造楼阁式塔,是中国佛教艺术创造的最有影响的建筑式样,这种塔在云冈石窟大量配置,可知北魏平城时代其大为流行。总的来说,云冈石窟的佛塔,从大到小,从内到外,从中心塔柱到壁面浮雕塔,从圆雕到浅浮雕,从繁复多样形制的演变到标新立异手法的呈现,它们遗存在大小不同的洞窟内外,既是承袭中国传统风格的产物,又是中外结合的成功范例,是北魏时期匠心独具风韵的艺术奇葩,它代表着中国古代建筑之典范。

表1 云冈石窟佛塔统计汇总表

编号	窟号	中心塔柱	壁面浮雕塔				圆雕塔或半圆雕塔	期属	位置	
			楼阁式	层柱式?	覆钵式	密檐式				
1-2	第1、2窟						2	中	窟外立壁东、西侧	
3-9	第1窟	1	3	3				中	窟内中央,东壁、西壁	
10-16	第2窟	1	3		3			中	窟内中央,东壁、西壁 (西壁中间风化消失)	
17-18	第3窟						2	中	窟外立壁平台之上	
19	第4窟	1						晚	窟内中央	
20-22	第5、6窟						3	中	窟外立壁东、中、西侧	
23-24	第5窟		2					中	窟内南壁	
25-26	第5-23窟						2	晚	窟外立壁南、北侧	
27	第5-28窟	1						晚	窟内中央	
28-42	第6窟	1	10				4	中	窟内中央,东壁、西壁、南壁, 中心塔柱上层四隅	
43-44	第6-4窟						2	晚	下层东、西侧(西侧风化)	
45	第6-13窟						1	晚	窟门西侧(东侧坍塌)	
46-56	第7窟			11				中	后室东壁、西壁,南壁拱门 东、西侧	
57-62	第8窟			6				中	后室东壁(西壁风化不计)	
63-64	第9、10窟						2	中	窟外立壁东、西侧	
65-70	第9窟			6				中	前室北壁、西壁	
71-80	第10窟			10				中	前室北壁、东壁、西壁	
81-110	第11窟	1	25		2	1	1	中晚	窟内中央,东壁、西壁、南壁, 明窗东侧、西侧	
111-112	第11-9窟						2	晚	窟门东侧、西侧	
113-114	第11-17窟						2	晚	窟门东侧、西侧	
115-122	第12窟		2	6				中	后室东壁、西壁,前室北壁	
123-124	第12-1窟						2	晚	窟门东侧、西侧	
125-126	第12-2窟						2	晚	南壁东侧、西侧	
127-134	第13窟		7		1			中	窟门东、西侧,窟内东、西、南壁	
135	第13-13窟	1						晚	未完工	
136-150	第14窟		5		10			晚	后室东壁、西壁,前室西壁	
151	第17窟		1					晚	窟内南壁拱门东侧	
152	第19-1窟		1					晚	东南壁下层	
153-155	第19-2窟		3					晚	西壁下层(其中一座风化消失)	
156	第26-1窟		1					晚	北壁	
157-158	第39窟	1	1					晚	窟内中央,窟门东壁北侧	
合计		8	64	42	16	1	27			
总计			158							

**参考文献:**

- [1] 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3(03-04):169-218.
- [2] 宿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A].中国石窟寺研究[C].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编.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一、二、三)[M].北京:文物出版社,东京:株式会社平凡社,1989.
- [4] 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一)[M].北京:文物出版社,东京:株式会社平凡社,1982.
- [5] 史岩.凉州天梯山石窟的现存状况和保存问题[A].郑炳林,魏迎春,赵青山主编.陇东河西石窟研究文集(下册)[C].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
- [6] (北魏)杨衒之著,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著.北魏洛阳永宁寺——1979-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 [8] 孙宗文.北朝寺塔概述——中国佛教建筑史话之二[J].现代佛学,1957(07):20-24.
- [9] 萧默.敦煌建筑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 [10]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马蹄山、文殊山、昌马诸石窟调查简报[J].文物,1965(03):13-30.
- [11] 杨超杰,严辉著.龙门石窟雕刻粹编——佛塔[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
- [12] 龙门石窟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编.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 [13] 殷光明.北凉石塔研究[M].台湾:觉风佛教艺术文化基金会,2000.
- [14] 赵立春编著.响堂山石窟艺术[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
- [15] 李光明.金刚宝座塔与曼陀罗文化考略[J].法音,2014(02):49-54.
- [16] (北齐)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责任编辑 张月琴)

## The Pagodas in Yungang Grottoes

ZHANG Hua

(Yungang Academy, Datong Shanxi, 037004)

**Abstract:** The pagodas in Yungang Grottoes are not only diversified in form, but also huge in quantity, which is an important architectural expression of Yungang Grottoes. 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tower are mostly the inherent patterns of Chinese tradition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of inherit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tyle while it is also influenced by foreign factors and assimilates foreign elements into the sculpture art, hence a successful combination of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and also a unique architecture paradigm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Key words:** Yungang Grottoes; pagoda; central tower pillar; relief tower; circular pagoda